

锦娘

{ JIM NIANG }

小曾月行

小曾月行

锦娘 (JIN NIANG)

锦娘

伶九◎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娘/伶九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112 - 1367 - 9

I. ①锦… II. ①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3700 号

锦 娘

著 者: 伶 九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高 迟 郭玫君

责任校对: 丁文明

封面设计: 垠 子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50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75 1/16

字 数: 323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1367 - 9

定 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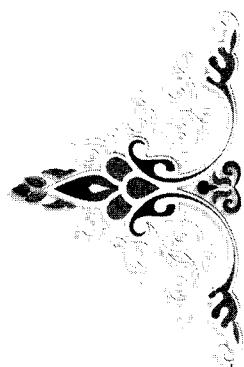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楔子】	1
【第一章】	有女温锦娘 3
【第二章】	有子沈沉珂 13
【第三章】	温家如意珠 22
【第四章】	残梦了无痕 32
【第五章】	恨不与悦见 45
【第六章】	有子南宫瑾 54
【第七章】	故人如相问 65
【第八章】	残缺的画像 75
【第九章】	谁可以相信 86
【第十章】	梅香应如旧 95
【第十一章】	南宫瑾其人 104
【第十二章】	沁雪染天下 117
【第十三章】	站在你身后 127
【第十四章】	有子梁奕辰 137
【第十五章】	比剑更伤人 149



目录

CONTENTS

【第十六章】	恰似故人来	159
【第十七章】	尚不负如来	168
【第十八章】	若只如初见	179
【第十九章】	滁州流灯夜	190
【第二十章】	再会南宫瑾	201
【第二十一章】	春思知几何	214
【第二十二章】	锦娘的眼泪	225
【第二十三章】	错错复错错	237
【第二十四章】	知我心冷暖	248
【第二十五章】	杀不得的人	259
【第二十六章】	天涯与咫尺	271
【第二十七章】	陌路与穷途	283
【第二十八章】	谁言寸草心	295
【第二十九章】	碎掉的核桃	304
【第三十章】	莲心苦为谁	314
【后 记】		323



【楔子】

大抵，曾经说的做的看的，无论怎样的透心彻骨无法忘却，都是做不得准的吧。就像十六岁嫁与沈沉珂，如今早已恩断义绝、亲近不得半分了。

锦娘看牢对面站的那个人，依旧清隽尔雅，眉眼深刻，套一身精致的长衫，奈何，隔了十万丈的距离了，远得再也没有办法触摸了。沉珂啊，遥远得，再也没有办法触摸了。

她下意识地想要再朝前走一步，身边的小儿子拉着她的手摇了摇，低头看过去，瞧见他一张脸像极了沈沉珂。她淡淡地叹口气，把一抹春尘暖了风骨。到底曾经夫妻一场，就算是真的恩断义绝，因为他的委曲求全造就她的情何以堪，但是想当年豆蔻年华、风华正茂那会儿，也曾是真的用过心的。

这一路走过来，沈沉珂也好，南宫瑾也好，更或者站在背后一张笑脸看着她的七王爷也好，全部都过于美好，以至于衬得她无比福薄，命比纸贱。

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事情，全部都没有言语地挤过来，她就记起最初的那年春花灼灼，杨柳依依，她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坐在沉珂身边从洛阳赶赴京城玉佛寺上香去。

倘若没有后面的泪断肝肠，没有后来的浮生龌龊，大概同他做一对恩爱夫妻也算是一种最大的成全吧。然而这便是路过了，路过了那沈沉珂，就像路过一丛荆棘一样。

她又看站在对面的沈沉珂一眼，终于那一步没有踏出去，然后，决绝转过身去再也不要看他了。身后，是默默而笑的七王爷，一身宽大的暖黄色袍子绣

着大朵大朵的鸢尾，花团锦簇之下越发显得他瘦弱单薄，眉眼里的青气越发深刻，发渐渐染了白霜，一脸的笑意却怎么都没卸掉。

他说：“现在笑，等到哪一天再也没有力气微笑了，会很悲伤的。我若有力气大笑便大笑，等到再也笑不动了，还能微笑就是福分。”

她牵着稚子一步一步地朝他走过去，才走一步就想起南宫瑾曾懒懒地对她说：“锦娘啊，那边梅花开了一丛呢。”

而如今，那个白衣折扇的精致公子却再也飞不起来了。锦娘扯扯嘴角，终于没有办法弯曲成微笑的模样。

他还说：“温锦娘，我要娶你为妻，成为我南宫瑾的妻子，再也不会有人弃你于不顾，等到月沉千山，我们沉浮江湖再也不要过问这些繁杂的世事。”

那时候，其实想来她是愿意的吧，同他入江湖同他游弋天地，朗朗乾坤，凤凰于飞。

南宫瑾啊，锦娘眼底湿润，总是一派懒懒的模样，不分春夏秋冬地拿着一把扇子，眉眼漂亮得像一幅画，只站在那里就如同一幅水墨晕染开来的画卷，总是和那七王爷一样挂着笑。而今想来就连那笑都染满了忧伤，明明都是明媚的晃眼的人物，都要这样叫人不经意地就揪紧了心肠。

极其徒然地，一大颗泪珠子从眼底滚落，她却终于笑了，泪眼朦胧之间看见七王爷渐渐模糊的笑脸，点点白色光晕消散的时候，终于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她开口，声音清澈一如深潭泉水入涧，她说：“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七王爷。”

我答应你，只要，你放了他。

七王爷声音里面蕴含着淡淡的笑意：“答应我吗，答应嫁给我可是不许反悔的啊。”

锦娘抬手，素白的袖子抹过脸去，看着那人坚定地说：“不会反悔。”

怎么会反悔呢？南宫瑾是自由自在的飞鸟，倘若身陷牢笼再也没有办法翱翔天际，该有多么的寂寞呢。

那么，只要能救他，嫁给他又何妨呢？用她的自由，换得他自由，再好不过了。



【第一章】 有女温锦娘

正月里，好风光。

小巷子里依旧可以听到孩童放鞭炮的声音，大红的灯笼还挂在门口，门对子是新贴的，行人衣裳是新的。

虽然已经过了年，整个街市小巷依旧沉淀在浓浓的新年气氛里。

京城喜事多，宋媒婆正满脸是笑地拉着路边一个买菜的农妇说又做了哪家的大媒。那妇人眉眼生得温婉，精致的五官因为眉心那道深深的印子染上几丝风霜，一身粗布荆衣依旧掩不去一身温温的气质，怎么看都不是这粗衣深巷的人物。她微微皱着眉头，一手提着竹篮子，一手牵着一个垂髫孩童唇边却有倔犟的淡淡笑意。

“我说温家妇人，你就不要推脱了。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家珏儿想啊，这孩子自幼失怙，你总该给他找个爹。”宋媒婆面上微露同情，眼神稍稍带着点怨结，“听我的劝，等着娶你的人多了去了，不说远的，就是这十里街有名的徐员外就不错啊。”

丽颜妇人接过小贩手上的一把青菜，一挥手放回篮子里，转眼看那媒婆，唇角依旧有淡淡的笑意，“多谢宋媒婆了，我们珏儿有爹爹，我们只是暂时走散了，无论多久，总会找到我们的。”

话落，她挣开宋媒婆的手，低下头去看一眼玉珏，然后一抿唇，牵着孩童往回走。

宋媒婆站在街角，叹息摇头，眼底带了几分惋惜，可惜了这么好的女子，

什么只是暂时走散了，分明五年了啊。五年了，从儿子出生到现在，都不见什么人来寻。这妇人也倔犟，五年来不间断地做工，攒了银子要带孩子去寻亲，只是明眼人都瞧得出来，她的夫君，是再也不会来了。

宋媒婆在心底啐道：“真是个挨千刀的负心汉子。”

再看过去，一大一小两个背影渐渐模糊，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只留下冰冷的街角，风吹起来的时候，是浅色调苍茫的气息。

妇人牵着孩童，沿着小巷子的墙壁走。老旧的墙砖斑驳出僵硬粗糙的浮尘，寒风吹着，发出几声萧索的回音。妇人抬头看向幽白的天际，又看向孩童，一丝叹息到底还是溢出嘴角。

虽然那么笃定地同别人讲，但是，她又叹了口气，沈沉珂，到底为什么，五年来一点声息都没有呢？不管是托人送信还是怎样，世界上好像再也没有沈沉珂这样一个人了。不是没有往最坏处想过，想着他是不是已经死了，然而死也总归有个风声，她却丁点都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

“娘。”小孩儿抬头看她，抓着她的手摇了摇，“娘不要为了那个媒婆叹气，我们不理她。爹一定会找到我们的，一定会的。”

妇人对着他笑了，一定会吗？当真一定会吗？她眼底闪过一丝惆怅，玉珏已经这样大了，到时候，倘若真的相见，还能认得出那人的模样么？

她温锦娘，十六岁嫁与沈沉珂，十七岁怀子。昔年她是洛阳商人沈沉珂之妻，而今，她沦落至此……

越走越荒凉，妇人领着孩童走了足足有一个时辰的路，低头瞧见他脸上有细小的汗，妇人眉心又皱了起来，刻成一道浅浅的印子，心里有些不忍。然而不忍，也只得忍。

他们又走了一会儿，屋舍越来越少，走到一户茅草蒙顶的人家，放眼四处看过去稀稀拉拉的人家距离都很远。她推开木质的栅栏，领着小孩儿走进。屋子里传来几声咳嗽声，妇人面色急变，飞快地推门进去。屋子里除了一张木头搭成的床、一张破败的桌子、几张板凳，再没其他的了。床上躺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不停地咳嗽着，妇人急急地放下篮子跑到老者身边，老汉鸡皮横生的脸上露出不正常的红，一摸他的头才发现是发烧了。

“莫大叔？”她焦急地喊，“莫大叔你怎么了？”

“是锦娘回来了啊。”老汉似乎稍稍放下心来，拍拍她的手，“我没有大碍，娟尘已经去后山采药去了。咳咳……”



锦娘抬头透过低矮的门看了看，天色已经不早了，霞光渐渐散去，娟尘一个人去后山采药会很危险。锦娘抿唇，她多多少少有些不放心的。

“莫大叔，她去了多久了？”锦娘轻声询问，示意小娃儿去烧些热水来。玉儿倒也懂事，对着锦娘乖巧地笑了笑便一个人跑去厨房了。

“你早上出去之后她就出门了，估计是到深山里去了。你不要担心，娟尘她带了弓箭的。”老汉安慰着她，尽量忍住咳嗽。

锦娘放心不下娟尘，她抬头看看天色，估摸着再有半个时辰天就要全黑了，便取了一把牛黄色的油纸伞，找了一根顺手的棍子防身，又去厨房交代玉珏要照顾好莫大叔之类的话，然后推开木质的栅栏，沿着碎石小道上山去寻娟尘。

山路不好走，锦娘拄着棍子勉强走了一段路，额上便冒出一层密密的汗。她抬手擦了擦额上的汗，看看天色再看看高高的山峦，一咬牙继续攀着石壁朝山上赶。

“娟尘……”她边走边喊，然而空空的山上只有她自己的回音。

她仰头朝山顶看去，那是一处断崖，若是顺着断崖之上的山路往北走一个时辰，就是这京城玉佛寺，然而这之间，却隔着五年的距离了。她悠悠回头，五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那年，山花依旧是记忆里绯色绚烂的云彩，她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和夫君沈沉珂来京城的玉佛寺上香，到了这一带却遭遇山贼劫道，马车失足坠崖。正是碰着了山上打猎的娟尘才恰巧被她救了一命，也正是如此，玉珏才早产。

“呀！”猛然间脚下一滑，锦娘回魂，幸好抓住一边山岩才不至于摔倒。她拍拍狂跳的心口再也不敢分心。

找了有半盏茶的工夫，依旧不见人影，锦娘心里也不禁有些慌了。莫大爷就这么一个女儿，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忽然，一阵窸窣声响从后面的荒草丛中传来，锦娘手执棍子紧紧地盯着那里，唯恐是什么山间的野兽。

盯了好一会儿，锦娘听不到声响，便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看。哪知道才扒开草丛，一条通体乌黑的大蛇跃起来朝锦娘咬去。锦娘受吓，赶忙举起手上的伞去挡。然而她的速度哪里快得过蛇，却见那蛇灵活地避开伞面继续朝锦娘袭来。锦娘急急地后退，磕到地上一截露在外面的树根摔了一跤。

也恰巧摔了一跤，那蛇才一下扑空，停在远处吐着蛇芯子冷冰冰地盯着她。

锦娘不敢乱动，生怕哪一个动作惊到这个畜生。抬起袖子擦擦额心的汗珠

子，锦娘打起十二分的心思盯着那蛇看。

这种蛇有个俗名叫做“黑蜈蚣”，会追着人跑，锦娘没有办法喊。此时她已经满身是汗，被寒风一吹，顿时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她小心地抓过一边的木棒，飞快地朝蛇敲去。同一时间，一道劲急的风声从锦娘的侧面传来，只听见“嗖”的一声，一支箭破空而来准确无误地将那蛇钉死在地上。因为速度飞快，所以箭的羽翼依旧在颤动。

锦娘这才松了口气，转过头去，果然看到娟尘提着弓箭站在不远处。看她脸色吓得苍白，想来也担心了一把。

“锦娘，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的，要是有什么闪失，玉珏怎么办？”那女子一身粗布淡紫的衣衫，长得清秀可人，此时正担忧地看着锦娘。

“我是看天要黑了，你一个人在这深山里我不放心。”锦娘整了整衣衫，捡起地上的棍子和雨伞朝她走去。

娟尘想起什么，拎起地上的一团东西朝锦娘挥挥手，“我是看爹爹生病，打了一只野兔给爹爹补补身子。”说话间，已经走到锦娘面前，蹲下身去将那蛇穿在箭头上拿着一同带走。

“大叔烧得好厉害，怕是受了风寒了。若是草药不管用，我就去集市请大夫去。”锦娘接过她背上的药篓子往肩上一背，拄着棍子往回走。天已经暗了下来，硕大的圆月挂在天际，再几日就是元宵了。

“那岂不是又要花钱？你的银子不能乱花啊，你还要带着珏儿去找他爹咧，好不容易凑的盘缠可不能就这样花了啊。”娟尘小心地扶她一把。

“但是大叔烧得这么厉害我总不能看着啊，再说若是没有你们爷儿俩，我早就被山里的野兽果了腹。”锦娘感叹一声，“银子没有了可以再攒，但是病痛却不能拖。”

娟尘眸光闪烁一瞬，“你难道没有想过，你家相公这么些年为什么都不来找你？你从这里坠崖的，他只要有心顺着悬崖向下找哪有找不到的道理。或许，五年他早就忘了你了。”

锦娘眼神一黯，心里到底还是有些介意，“不会的！沉珂他不是那样的人，也许，也许他是被什么缠住脱不开身，又或许他以为我们掉下悬崖已经死了，所以……”

娟尘低眼，叹息着摇摇头，锦娘啊，是个非常固执的女子。

是那年春深，山花烂漫繁花陌，娟尘在半山腰救下被树枝卡住的马车里面



已经陷入昏迷的温锦娘。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子到底忍受了多大的痛苦，然而她眼底依旧温暖如当年，笑起来一团和气的模样。不是没有去寻过那沈沉珂的，当年锦娘抱着孩子到处打听可有洛阳商人沈沉珂的消息，然而没有人听说过这样一个人物。找了足足有一年，玉珏都会走路了，锦娘就托人送信，只是那些信也不知道有没有送到，一点回音都没有。

这些年，她替人家做些针线活儿攒下一些银两就等着带玉珏去找他爹爹。娟尘忽然有些不敢直视她的双眼。

锦娘那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她同沉珂，已经再无交集。

“你不要难过。”见锦娘不说话，娟尘咬咬唇，她似乎说了不该说的话了。谁都有不能触及的伤疤，锦娘耿耿于怀的，大概就是她的夫君沈沉珂吧。

锦娘回头对她笑笑，“这么多年了，娟尘你也要为自己想一想啊。我看你的阿木哥真的很好，你爹放不下你一个人啊。我这一走，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回来。说实在的，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觉得，一辈子得一个真心人，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女子谁都有个梦，无非不是遇见良人相知相爱相扶到老。”

娟尘脸上恍然，喃喃自语：“得一真心人吗？”

这样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也到了家门口。锦娘心惊，门口的木栅栏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倒在地上。这景象，像是被什么人推倒的。

“糟了！”娟尘当先冲进去，只看到她爹爹晕倒在地，小玉珏躲在角落里吓得面色刷白。

锦娘连忙放下手上的药篓子，将躲在角落里的玉珏拉出来，仔仔细细地查看，在确认他没有受伤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爹！”娟尘大叫一声，用力摇一摇，却瞧见老人家头上流着血。

锦娘连忙找来了纱布，将止血的草药扯碎了包在纱布里朝老汉头上按去。这样按了许久，才止住血。锦娘这才叫玉珏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锦娘没有走多久，一窝强盗就冲进来到处搜。莫老汉要拦着却被那伙人毒打一顿，玉珏听见声响，赶紧来瞧却被吓得躲到墙角才躲过一顿毒打。

锦娘面下一白，急忙去找她好不容易攒下的银两，果然什么都没了。

“这可怎么办啊。”娟尘面色焦急地看着锦娘，“爹伤成这样一定要看大夫了，现在银两也被人偷了，我们要怎么办啊？”说着，两眼泪滚滚。

锦娘心急如焚，没有银两自然已经不可能再去洛阳了，但眼下最要紧的却是莫大爷，若不及时救治怕是会闹出人命的。

她忽然摸上自己的耳朵，急急地摘下那一对耳环，她怎么忘记这对耳环了呢？

那耳环虽然不是什么稀世珍宝，但是应该还是值几两银子的，有了银子，就能救莫大爷了。

“娟尘。”锦娘急急地喊她，“快点去找你阿木哥，我们现在去看大夫！”

娟尘整个人微微颤抖起来，急急地朝外跑。

锦娘看着手上那对耳环，倒是想起一些什么过往来。她微微叹口气，将玉珏抱进怀里，现在她就真的只剩下玉珏了。

曾经，她的夫婿沈沉珂是洛阳首富，如今她却只落得这般下场。锦娘环顾四周，悠悠叹口气，沉珂啊，你如今在何处呢？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一个高高大大俊朗憨实的青年跑进屋，不由分说背起莫大爷就往外跑。

“等一下。”锦娘急急地喊住他，取了那床破败的薄被盖住大叔的身子，这才拉着娟尘往大夫家去。

那夜，锦娘身上唯一值钱的耳环抵押给了大夫替大叔看病。几人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回到那破败的房舍，却远远地看见那里火光冲天，这才发现娟尘家的房子已经被烧了。锦娘愣神一瞬，大火可以烧掉一切见不得光的东西，这火呢，烧掉的又是什么呢？

莫老汉当下捶胸顿足直呼造孽啊造孽。锦娘心里奇怪，到底是谁要这样对待一个寻常的人家？又是为什么，在她攒够了银子要去洛阳的时候？却看到娟尘恨恨地咬牙痛骂。

“那该死的老贼，肯定是他做的。”娟尘嚤嚤落下泪来，悲切道，“就是钱村李员外家的那个老不死的，他一直要我做他小妾我不肯，他竟然……”

锦娘暗叹，无法，只得听阿木的主意背着大叔暂时去他家避一避。

阿木家离娟尘家并不远，两人也算是青梅竹马。莫老汉的家被人烧了，当下一口气憋在心口就再也没有缓过来。

老汉此生最放不下的就是娟尘，他就这么一个女儿，见不到她嫁人是死不瞑目的。锦娘就做了个大媒，反正阿木和娟尘一个郎有情一个妾有意，倒也是个顺手人情。

当下一切从简。阿木家就一个老娘，老太太对娟尘也是喜欢得紧，所以眉开眼笑地接纳了这个儿媳妇。



于是选日不如撞日，扯了三尺红绡，点了两管红烛拜了天地就算是完事了。穷人家没有那么多的讲究，重要的是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走。

锦娘自然是欢喜的，娟尘一家对她的恩惠她怕是此生都无以为报了。老人家见到娟尘嫁人，竟然咽下了心口郁积的那口气，面上好了不少。

锦娘却生了其他的打算，一直住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更何况娟尘已经嫁作人妻，比不得从前。贫苦人家根本没有多余的空处，本来和娟尘住也还算方便，但如今怎么好意思再叨扰她呢？

所以第二日天一亮，锦娘就牵着玉珏拜别娟尘一家人。她没有什么行李，仅有的几件粗布衣衫也被大火烧了，所以倒也算是两袖清风了。

娟尘本想留她，然而却寻不出留她的理由，也只得作罢。东拼西凑了几钱银子给她，锦娘本来不要，但是终究不忍拂了人家的好意。

锦娘牵着玉珏走了一段路，终于觉得心下难受。她什么都没有，要怎样才能回去洛阳找沉珂呢？沉珂又为什么这么些年都不来找她？她五年来一直就在悬崖下住着，哪里都没有去，就是害怕沉珂找不到她。虽然心里一直在替他开脱，帮他找一个又一个理由，但是五年了，她自己都没有办法再自欺欺人。沉珂，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来找她？

她是已故礼部尚书温荷生的小女儿，只有一个姐姐，娘亲因为爹爹的死，自此踏入佛堂没有再出来过。

走了半日路途，玉珏饿得走不动路了，无法，她只得花了几枚铜板买了几个热腾腾的包子给他。但是这样却也不是办法，早晚都会花完那几钱银子，到时候要怎么办才好？

领着玉珏漫无目的地走在京城的街道，锦娘正不知如何是好，却见一拨人急急地朝一个方向而去。锦娘上了心，于是跟着这些人走到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这才发现外面贴着一张红纸告示。

锦娘细看了看，原来是这家人家在招杂役和奶娘，说是府上有喜事儿，一两银子一年。锦娘心下一喜，若是这样的话，她做完这一年就有银子去洛阳了。

当下锦娘便牵着玉珏挤进人群。她生得本就很好看，虽然粗布荆衣却难挡她的温婉气质。老管家一把将她从人群之中拉出来，锦娘对管家点头笑笑，甚是和气。

“你会写字么？”老管家倒很随和，看这样一个妇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

“老人家，我会。”锦娘温声答道。

“好好，你带过孩子，又会写字，我就请你了。”老管家差人将锦娘带进去，继续在人群里找合适的杂役人选。

锦娘问清楚了，原来这户人家姓范，乃是当朝户部尚书的府邸。范大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如今女儿就这几日出嫁，大儿子有一个三岁小女娃，小儿子性子比较急躁成日在外面跑很少归家。锦娘要做的就是照顾好大少爷的小女儿。

那小厮将她带到后院的一间小屋前，推开门将锦娘和玉珏让了进去才关照了几句要紧的话便离开了。

锦娘打量了周围几眼，一张床铺、一张桌子上放着几根蜡烛、两张凳子，其他的就什么也没有了。锦娘不禁幽幽地叹了口气，原来这就是人间么？她本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幼年也曾跟着爹爹进过宫，根本不懂得世事艰辛，可这五年间这个女子成长了多少，怕是只有她自己知道吧。她放下手上极轻的包袱，将玉珏抱着坐到床边，摸摸他的手才发现被冻得冰冷。她赶紧将他抱上床拉过被子暖起来，这才稍微放下心。恰巧此时，有人敲门。

锦娘赶紧起身去开门。来的是个小丫鬟，穿一身大红色丫鬟衣衫，眼神有些刻薄冷峭，不过倒也没有为难她，“少奶奶叫我喊你过去，她要亲自看看你有没有资格照顾小小姐。”

锦娘微微笑了笑，“我这就和你去。”当先嘱咐了玉珏几句不要乱跑，又稍稍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头发便跟在那丫鬟的身后。

范府确实很大，锦娘到底是千金小姐的出身，没有到处乱看，这样的风度倒是叫那小丫鬟多看了她几眼。一边走着，锦娘瞧见范府里张灯结彩的好不热闹。

“这位妹妹，这是府上小姐要大婚了么？”锦娘小声问她。

丫鬟回头看她一眼，嘟哝了一句什么，却还是回答了，“是我们小姐，要成婚了。元宵佳节就是大喜的日子，不然哪里需要这么些人手。还有，你可以叫我丁香，妹妹我可受不起。”

锦娘微微笑，倒真的是个好日子。就想起那年，她嫁给沉珂的时候，也是刚刚过了年元宵花灯挂得正好，处处都是喜气芬芳。只不过，下了场雪，四处都是白。

“不知道是哪家公子有福气了。”锦娘说得真诚，丫鬟竟然寻不到间隙责备她。



“那是。”丫鬟侧眼看着她，“我们家小姐嫁给他，真不知道那男的修了几世的福分了。那男的是死了老婆的，小姐愿意嫁过去做填房真是委屈。嗨，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

锦娘只当做是丫鬟护短，听了并未接过话头，这样在背后议论一个不认识的人也是不太好的。

这样走了有一会儿，终于走进一个院落，那院子里长着许多梅花，看得出来主人是个爱梅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不会是难以相处的人吧？锦娘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踏进去。

“带来了？”一声慵懒至极的声音叫锦娘抬头朝那人看去，只见一个眉眼如画的女子抱着一个手炉依着门框正打量着她。

“回少奶奶，带来了。”丫鬟丁香到底不敢在主人面前放肆，虽然看见锦娘的时候没有什么好脸色，但是对着正主儿还是极为谦卑的。

少奶奶一扬手示意丫鬟下去，自己倒朝锦娘走来。锦娘对着她温温一笑，福了福身子，“少奶奶好。”

她略微点点头，看着锦娘，“你可识字，家里有些什么人？我只听说你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其他还有什么亲人？”

锦娘陪着笑，“是的少奶奶，我和我丈夫走散了，所以我就一个五岁的儿子。我做完这一年，就有银子带着孩子找他爹了。还请少奶奶成全。”

少奶奶点点头，对她笑了笑，“我让我女儿见见你，若是她喜欢你你就可以留下。”

锦娘连忙称好，于是就站在原地等着下人去带那三岁小娃来。少奶奶倒是不再和她说什么，只是时不时地用眼角余光打量着她。

很快，丁香领着一个穿着对襟小棉袄的小娃娃过来。那小娃娃生得煞是好看，锦娘看得喜欢，蹲下身去微笑着看着那娃娃。

三岁小娃娃穿得厚厚的，走路蹒跚极为可爱。那小娃娃看着锦娘许久，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转，一步一步朝锦娘走去。

锦娘心下一喜，张开双臂将那娃娃抱了个满怀。

“娘……娘……”小娃娃说话还不是很利索，想是要叫她奶娘的，叫不出只叫娘。

少奶奶很是惊讶，这娃娃挑剔得紧，一般的奶娘见了都哭，独独见了这个叫做锦娘的女子叫娘。少奶奶心底暗笑几声，到底是贱人留下的贱种。

“娃娃叫什么？”锦娘点点她额心，倒是真的喜欢这个娃娃。做过娘亲的人都有一种直觉，看到这样的小孩儿多多少少都会当成自己的孩子。

“双双。”女娃一把抓住锦娘的两根手指将她拖着往外跑，“娘娘，玩玩。”

“双儿。”少奶奶走上前，对小娃娃笑笑，“双儿喜欢这个奶娘？”

“喜欢。”小女娃的声音糯软，牵着锦娘的手不肯松开。

“好，双儿喜欢你，那么从今天起你就是双儿的奶娘。”少奶奶像是终于解决了一件头疼的事儿，抱着暖炉就要离开，又忽然想起什么，转头对锦娘讲，“我一会儿差人给你送几件衣衫，双儿的奶娘也不能太寒碜了。”

这本是无心的话，锦娘却听得心里一酸，当下福了福身子，“谢少奶奶。”

少奶奶转身朝屋里去了。走之前她吩咐丁香跟在后面，锦娘初来乍到的万一走丢了就万万不好了。

丁香领着锦娘就在附近的小院子里兜了几圈，所以，身处小院另一处的玉珏又遇见了谁，锦娘是在多日之后才知道的。只是当时，锦娘宁愿双眼俱黑双耳俱聋，或者如若可以，宁愿一辈子也不曾踏入这范府半步。